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劉素容，獵鷹是從小捉來的，結果卻被人造成行便殘廢的工具，我真幸運沒被你從小搜羅……」

劉素容不作聲了，半晌才道：「日英！你出來吧！」

劉日英正想動身，金蒲孤卻道：「劉小姐！你那套桶是作什麼用的？」

劉日英輕輕地道：「我倒忘了，那是……那是供作公子方便的器具，這屋子裡沒有廁所……」

金蒲孤提起套桶大聲道：「我用不著，說什麼我也要出去，絕不留在這間半籠裡過一夜！」

說著把套桶朝牆上擲去，祇聞轟然一聲巨響，套桶無由無故地炸裂開來，同把時把牆也炸開了一個大洞，在洞中祇見一個中年文士，滿面鮮血，形相狼狽不堪……

這一個突變使得金蒲孤目瞪口呆，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可是這是個千真萬確的事實，又使他無法不信！

劉日英吃驚的程度比他更厲害，忙衝了出去，走到那中年文士前急聲道：「爹！您怎麼了……」

劉素容狠狠地將她推開了，厲聲罵道：「死屍！你做得好事……」

劉日英被推得跌坐在地上，帶著哭聲叫道：「爹！您誤會我了，我根本不知道是怎麼回事……」

劉素容怒聲道：「你不知道我倒知道，你們都長大了，大到自己會找男人了，爲了這個小子，你連老子都出賣了……」

劉日英受了責罵，卻又無言可辯，含淚站了起來，急聲道：「爹！女兒受您撫育生身之恩，怎麼會出賣您呢！那套桶怎麼會爆炸，女兒實在不知道，不過您一定不會相信的！女兒爲了證明沒有出賣您，祇有一死以明志……」

劉素容怒聲道：「好！你死吧！就死在我的眼前！」

劉日英一言不發，轉身朝一棵石柱上撞去，劉素容視如無睹，金蒲孤雖然在牆洞中看得很清楚，卻無法前去援救，眼看著她就要撞上了，忽地斜裡掠過一絲銀光，搭在她的衣服上，將她扯住了。

然後另一棵石柱旁閃出一個高大的人影，卻是在池邊垂釣的那個南海漁人，那道銀絲正是他手中的釣線！

他先把劉日英拖回來，隨後笑道：「劉素容！你別錯怪了你的女兒，她確

是不知情，那套桶中的炸藥是我放進去的……」

劉素容見他突然在身邊出現，倒是相當震驚，一連嚇退了好幾步，才吶吶地道：「你……是怎麼來的？」

南海漁人哈哈一笑道：「你這個地方雖然隱密，卻不見得能攔住我，尤其是你把全付精神都放在那小伙子身上了，好幾處門戶都忘了關閉，我輕而易舉地溜了進來……」

劉素容臉色一變，雙腳在地下頓，身前一剎刻噴出一蓬濃霧，將他的身子遮了起來！

劉日英驚叫一聲，也撲向濃霧中，隱去身形！

南海漁人哈哈大笑道：「劉素容，你不急必急著逃走，我在你這兒雖然被困了一年多，卻多蒙你盛情款待，我不會對你怎麼樣的？」

濃霧中傳來劉素容憤怒的音聲道：「那你爲什麼要使用炸藥傷害我……」

南海漁人一道笑道：「我欠了這小伙子一次人情，他又不要我報答，弄得我心中很是不安，所以也幫他一次，桶中的炸藥祇是想幫助他脫困，誰知他性子太急，等不及我通知就丟了出來，好在你祇受了一點輕傷，以你的醫術與良藥，很快就可以治好的……」

濃霧中沒有回音，大概劉素容已經去遠了。

南海漁人這才對金蒲孤道：「我好不容易才給你偷送進一顆流星炮珠，那是給你炸開這洞天迷陣的門戶所用，誰知你心太急，白白地糟蹋了，現在要弄你出來，倒真要大費一番手腳……」

(六十八)

智子用雙手摀住自己的臉，一顆顆熱淚從指縫間滲出來。

(啊！這是多麼可怕的真相！沒想到殺害我生父的兇手竟然是媽媽！)

難怪智子記憶中的母親總是那麼傷心、那麼絕望，那不光是因爲她喜歡的人到了另外一個世界，留給她無限的悲傷，而是因爲自責啊！強烈的良心譴責也是讓母親年紀輕輕就撒手人寰的原因。

(啊！可憐的媽媽，可憐的爸爸……)

智子神智恍惚地趴在榻榻米上哭了起來，接下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她已經記不清楚。

祇知道突然有人從身後抱住她，她立刻條件反射性地坐了起來。

「叔叔！你在做什麼？」

智子連忙推開九十九龍馬，在榻榻米上倒退了兩三步。

九十九龍馬也顯得有些氣喘。

「智子，你剛才不是答應我了吗？祇要我說出實情，你就會聽我的話……」

九十九龍馬跪在榻榻米上，把手放在智子的裙擺上。智子則慘叫一聲，整个人又往後退了一步。

「不要！叔叔，不要這樣！我答應你的不是這種事！叔叔，你放過我吧！」

「哈哈！智子，你在說什麼傻話啊！」

九十九龍馬笑得非常邪惡。

「你又不是小孩子，怎麼會不知道女人答應男人所要求的事是什麼事。智子，我真的好喜歡你喲，爲了你我什麼都可以不要，我……我……」

九十九龍馬在不知不覺中已經脫去上衣，裸露的胸膛上覆蓋著濃密的胸毛。

「啊！叔叔！別過來！」

智子跳起來想打開紙拉門，可是門外好像上了鎖，怎麼誰也推不開。

她並不知道這扇拉門在屋裡這一側是紙拉門，在屋外那一側則是堅固的合成樹脂門。憑智子一個弱女子，怎麼可能打得開呢？

「啊！來人哪！快來人哪！幫我開門！」

「哈哈！沒有用的，智子，你再怎麼叫都不會有人來的。剛才那個男孩已經把門上了鎖，不論發生什麼事，沒有我的命令他絕不會進來的。啊！智子。」

九十九龍馬強而有力的臂膀從後面緊緊抱住智子的身體。

「不要，不要！叔叔，放開我……」

「哈哈！沒有什麼好害怕的。智子，看這邊，喏，看這邊，看著我的眼睛，來，照我的話做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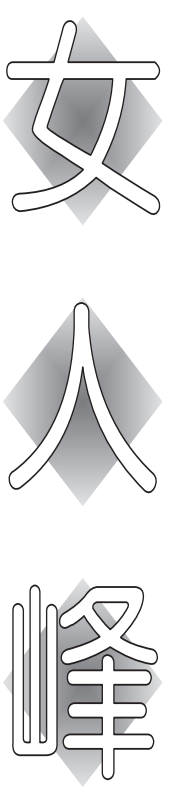
智子試圖掙脫九十九龍馬的擁抱，但是她越掙扎越反抗，九十九龍馬就抱得越緊。

最後，她完全被九十九龍馬抱在懷裡。

「喏，智子，看著我的眼睛！看著——我的——眼睛，沒有什麼好害怕的。祇要你看著我的眼睛，就會忘記悲傷、忘記痛苦。來，來，來……」

智子被渾身酒氣的九十九龍馬緊抱住，但她在心底不斷提醒自己，千萬要保持清醒。

(一一四)



橫溝正史

圈套

倪匡

白素又靜了片刻：「事實上，我很佩服你們所作出的假設，也可以投贊成票。」

我伸在她的手背上輕拍兩下，表示我的欣慰。

白素又道：「可是我卻看不出，這件事，和我們切身的問題，有什麼關係。」

我自然知道，白素所謂「切身問題」，是指我們對紅綾的態度問題。這一點，我在旅途上，已經想了好多遍，早已有了答案。

我道：「如果全人類都進了早已安排好的圈套，一切的行爲都在圈套之中進行，那麼，我們的女兒紅綾，就是極少數，能夠脫出圈套的人之一，因爲她自小就和人類社會完全隔絕，我不知道這一點有什麼意義，或許，將來未來世界的解體崩潰，就靠這極少數未入圈套者的努力，如果她自己喜歡把自己納入人類生活的範疇之中，那沒有話說。

既然她不喜歡，又何必非把她也拉進圈套來不可呢？」

我一向喜歡長話短說，但是這個「切身問題」，關係到了兩個和我關係最密切的人，我也不免長篇大論起來。

白素望了我一眼：「你怎麼知道她不喜歡？」

我歎氣：「從你的神態上可以看出來，你已經筋疲力盡了。告訴我，你們之間的關係，壞到了什麼程度？」

我一問，白素先是震動了一下，然後，神情黯然之極。這不禁令我大吃一驚，失聲道：「你們……不至於互不理睬了吧？」

白素聲音苦澀：「更糟。」

若不是身在直昇機的機艙之中，我一定直了跳了起來。我瞪大了眼，望著她，白素歎了一聲：「早幾天，她離開了藍家峒，和一群猴子，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，好不容易盼到她回來，卻遠遠看到我，就奔了開去，當真是望風而逃，我真的那麼可怕？」

白素的話，令我又是難過，又覺得好笑。

白素努力想把自己的女兒訓練成文明人，開始，紅綾由於好奇，也很有興趣，但顯然，白素的努力，很快就不被接受。

紅綾要按照自己的方式來生活，不肯接受他人的安排，即使是親如母親的安排。

我正想說「由得她去吧」，白素接下來的話，真正令我大驚失色。

白素道：「這孩子，她縱躍如飛，要避開我，我哪裡追得上她？我想過了，把良辰美景找來，請她們兩人，不離左右看著她，不能由得她去野，老和猴子在一起。」

一點也不誇張，我聽了之後，冷汗直冒，雙手亂搖，一時之間，竟至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好一會，才發出了一下唧唧聲：「萬萬不可。由得她去。」

(八十六)



她輕快地穿梭在草樹之間，連最討厭的冷風，今天吹起來也特別的舒服！

凌靚兒不單是在花園閒遊散心，也在四處看看找人，找何大娘。本來她昨天就該將信交給何大娘的，但因爲她病了，祇好延到今天。不知道何大娘還不在後園打掃，若錯過她，這封信就很難送到表哥手上了。

凌靚兒在花園、走廊間尋找著何大娘，幸而在近池塘邊的涼亭裡發現了何大娘。

「何大娘！」凌靚兒出聲招呼。

何大娘看到是凌靚兒，忙停下手中工作，走上前來。

「九夫人，見到您真好，聽說您昨兒病了，現在身體好了嗎？」昨天早晨後園緊張忙碌的情形她也看到了，親身體驗後才明白莊主有多看重九夫人；她知曉余少爺對九夫人情有獨鍾，不過看來余少爺和九夫人是有緣無份了。

「謝謝關心，我已經沒事了。何大娘，我這有一封信要請你帶給表哥，麻煩你了。」拿出信交給何大娘。

何大娘立刻收到懷中，對凌靚兒點點頭。「說什麼麻煩，我很願意爲九夫人做事的。」

「謝謝你，何大娘。」凌靚兒向她道謝。

「九夫人，您別和我客氣，我和姊姊也受過余府的恩惠，這是我份內該做的事。」何大娘微笑回。

凌靚兒還是有禮地對何大娘再點頭才離開。

而不遠處，八夫人唐雨珊站在樹後，將這一切都看入眼裡。她低聲吩咐跟在旁邊的丫環，丫環明白的點點頭，聽命行事。

在凌靚兒走後，一個丫環走上前和何大娘說了些話，何大娘點點頭就和丫環一起離開，走入八夫人的紅袖樓。

心頭問題都解決了，凌靚兒心情輕快

得能像飛起來般，做起事來更加的起勁，縫製給霍非凡的鞋子也在下午便大功告成。她還在素面的鞋面邊緣繡上「非凡」二字，表明這是專屬於他的鞋，而且是她特別爲他做的。

明天就是中秋了，等賞月晚會結束後，她再私下將鞋送給霍非凡，就當是回報他送給自己晶玉的禮物，希望他會喜歡。

傍晚一過，霍非凡就回房了，陪凌靚兒一起用膳。

「這燕窩和人參雞湯是叫廚房特別爲你燉煮的，多吃點。」用膳間，霍非凡一直爲凌靚兒夾菜，督促她吃飯。

凌靚兒看著碗裡堆得老高的飯菜，還有面前一大碗的雞湯，她皺著眉求情：「夫君，靚兒吃不下這麼多，祇吃一半好不好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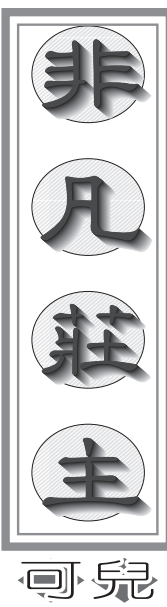
「不行，你身子虛，大夫也吩咐你要多補充營養。聽話，盡量多吃點。」霍非凡柔聲勸著凌靚兒，她真是太瘦了。

凌靚兒苦著小臉用膳，其間還不時將菜又夾回到丈夫碗裡，關心和飯菜香瀰漫在房中。

用完膳，本來凌靚兒想彈琴給霍非凡聽，但看到外面又圓又亮的月亮，忍不住拉著霍非凡到房外看月兒。

「夫君，你看，好漂亮的月亮，雖然明天才中秋，可是今晚的月亮就已經很美了呢！」她仰高小臉望著夜空。

(五十八)

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柯爺聽說，祇氣得三屍暴跳，七竅生煙，恨恨連聲道：「好一個大膽賤人，這等無恥，竟上門俯就。這還了得！」此刻不辨青紅皂白，祇管氣沖沖、急忙忙，一路喊到內書房。正值寶珠來和(玉人來)詩的時候，猛聽得父親從書房外喊叫進來，唬一大跳，急將宣生的詩稿藏在袖內，站起打點，迎將出來。哪知柯爺已進了內書房，一見女兒，由不得怒氣上噴，罵聲：「不守家教的東西！我原吩咐你拜壽早去早回，你一到此地便不想回去，有何留戀？今日打發人來接，你又推故到晚方回。就是姨母午睡，你也該靜坐中堂。好個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，竟拴不住心猿意馬，閒逛到姨兄的書房來。你難道瓜李之嫌也不知麼？設使宣生方才也在書房，你遇見了他，將何以爲情？」這一番話，說得寶珠滿面通紅，緩答道：「非是女兒不遵父命，不肯回去，祇因昨日宣姨父向爹爹言明，留女兒住幾日。爹爹若不依允，女兒怎敢住下？就是爹爹今日來接女兒，女兒也要回去的，又是姨丈吩咐留女兒到晚，著人送回，非女兒敢大膽不回。姨母飯後，因姨丈姨兄出去謝客，吩咐女兒，趁今日外邊無人，叫女兒出來逛一逛。方才逛到書房，也不知是姨兄讀書之所，女兒出於無心；況有兩個丫環跟隨，不爲獨自行走，爹爹何必生氣！」柯爺聽說，冷笑幾聲道：「你說有丫環跟隨，丫環在哪裡呢？」寶珠道：「現在階下。如媽如鈞哪裡？」

兩個丫環聽見小姐呼喚，趕進內來，一見老爺在此，唬得祇是發癡。柯爺喝問：「你兩個小賤人不時刻跟隨小姐，往哪裡去？」如鈞道：「婢子們在階前伺候，也不會遠離。」柯爺喝道：「好利嘴！小姐在哪裡，你們在那裡？少打的一班賤人，還要強辯！」寶珠道：「又無人在這裡，有甚嫌疑不便？祇管責備丫環則甚！」柯爺聽大怒，指著寶珠罵聲：「好大膽的畜生！爲父的責備你不是，你反護庇丫環，挺撞爲父的。我且問你，你說這裡無人，可以到此閒逛，誰來信你？安知你與宣家小畜生在此聚談多時，支開丫環？方才聽見我的聲音，那小畜生自然急急躲避，好讓你向我撒謊的。這不是如見我肺腑的話。」

寶珠聽了柯爺一番言語，由不得羞慚無地，哭啼啼叫起屈來道：「爹爹這是何苦！平空冤枉女兒，壞女兒聲名。」說罷，痛哭不已。柯爺喝道：「我亦不與你在此爭辯。收拾了，快些回去！我在此立等。」寶珠被柯爺勒逼著，帶了丫環，出得書房，向內堂而來。(十七)

美中佛教會地藏殿

地藏殿現已正式啓用，服務社區與信眾

殿內裝璜永久骨灰壇存放設施

單人位和雙人位兩項；還有存放永久往生牌位及供奉地藏菩薩長明燈

諮詢單位：美中佛教會

299 Hegar Lane, Augusta MO 63332

電話：(636)482-4037

傳真：(636)482-4078

E-mail: info@maba-usa.org

聯絡人：空正法師、空實法師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經驗

三元風水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